

中国散文家
第1卷

我把爱人 丢了

鲍尔吉·原野 乡村片断
张新颖 林徽因一生中的几个情景
项丽敏 春天的九个片段
杨沐 镜子
朱以撒 皇帝身边的那个人
祁玉江 苦菜吟
张宗子 被鲜花遮蔽的黑暗

谷禾
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我把爱人 丢了

谷禾 主编

鲍尔吉·原野 乡村片断
张新颖 林徽因一生中的几个情景
项丽敏 春天的九个片段
杨沐 镜子
朱以撒 皇帝身边的那个人
祁玉江 苦菜吟
张宗子 被鲜花遮蔽的黑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把爱人丢了/谷禾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1139-167-1

I. 我… II. 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8932 号

我把爱人丢了

WO BA AI REN DIU LE

主编 谷 禾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10003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泰锐印刷厂

版 次: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9月第1次

印 张:12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2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81139-167-1/I·014

定 价:24.00元

网 址: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s.edu.cn

营销中心电话(批销):(010)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邮购):(010)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书店):(010)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010)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010)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010)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前语

[四]

谷禾

[正]

[一]

应该是春节前后吧，当时离开原来的杂志社已经有些时间，心绪也渐渐转好，就联系了散文界的几位仁兄，跟他们探讨了对当下散文写作的个人看法，也顺便聊起了编一份散文读物的想法。竟然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这就有了接下来几个月紧张的案头工作。

[二]

对当下的散文创作状态，我想用“杂花生树”这个词来形容。再说明白点儿，谓之“有名家，少名篇。”闭上眼睛能说出一大堆名字，睁开眼睛却找不到真正的名篇。当然，回头把时空拉长到五十年，能为名家者又有几个？

[三]

好散文有没有个衡量的尺度？《美文》的穆涛兄说了十个字儿：“看清楚，想清楚，表达清楚。”《散文》的惠仁兄也没有含糊，叫“有情趣，有情怀”。两位都是学养深厚的资深编辑，拨云见日，直指要害！无论编辑或写作散文，我都只能算半路出家，自然不敢对散文有些许不恭。但在此还是想提一个叫“心性”的词儿。能以自

己的“心性”把一种“情怀”、“情趣”“看清楚，想清楚”，干干净净地“表达清楚”，自然就该算不差的散文了。

[四]

编辑定稿的日子里，汶川救灾十万火急，我甚至突然怀疑做这份儿工作的意义何在。但接下来，来自各种媒体的数不清的文字和图片深深震撼了我，使我认识到做好这样一份儿工作，同样是在表达自己对世界、对生命的关爱和敬意。

我不再犹豫。

[五]

莫扎特的音乐欢快、悠远、典雅、清澈。他总能悄悄地把痛苦嚼碎了，撒进泥土，开出芬芳的花，让聆听者的心灵渐渐变得一片明静。尤其在这个灾害频发的年份，祝愿这些灵性的文字能像莫扎特的音乐一样，让逝者安然，带给生者以抚慰和信心。

[一]

汶川地震，举国哀悼。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期，作为《文艺报》的编辑，我深感责任重大。面对海量的来稿，我必须从中选出最能打动人心、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这不仅是对编辑眼光的考验，更是对编辑心性的考验。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中，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新闻的底线，发出理性的声音，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二]

汶川地震，举国哀悼。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期，作为《文艺报》的编辑，我深感责任重大。面对海量的来稿，我必须从中选出最能打动人心、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这不仅是对编辑眼光的考验，更是对编辑心性的考验。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中，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新闻的底线，发出理性的声音，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三]

汶川地震，举国哀悼。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期，作为《文艺报》的编辑，我深感责任重大。面对海量的来稿，我必须从中选出最能打动人心、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这不仅是对编辑眼光的考验，更是对编辑心性的考验。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中，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新闻的底线，发出理性的声音，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目录

- 鲍尔吉·原野/乡村片断 2
张新颖/林徽因一生中的几个情景 11
格致/从前有座山 15
杜爱民/1975年的琴声 21

张宗子散文

- 张宗子/被鲜花遮蔽的黑暗 28
张宗子/老金 41

历史与人物

- 朱以撒/皇帝身边的那个人 50

人间

- 江少宾/破罡街 60
宋晓杰/月嫂 67
项丽敏/春天的九个片段 72
李雪峰/飞翔的古树 80
陈洪金/百衣 85

- 91 廖华歌/另一种疼痛
 96 第广龙/地铁工地
 100 邹汉明/动物世界
 105 马永丰/我把爱人丢了

记忆

- 110 祁玉江/苦菜吟【外一篇】
 114 汤松波/前尘往事
 119 胡弦/戚姬苑

女书

- 128 李紫枝/幽暗
 135 杨沐/镜子
 140 马小淘/衣说
 146 李亮/箫与笛
 151 路也/散文两篇

发现

- 156 陈启文等/原生态散文小辑

现场

- 174 吴群燕等/义乌笔会作品小辑

- 06 诗里烟/寒心语
 06 顾且/无题诗
 07 赵世平/武南天卷
 08 林吉/醉舞
 08 沐百/金光烈

风苑

- 乡村片断\鲍尔吉·原野
- 林徽因一生中的几个情景\张新颖
- 从前有座山\格致
- 1975年的琴声\杜爱民

鲍尔吉·原野 乡村片断

人跟人比，比的是名誉地位。人跟树比，比啥？树沉默、天真，甘于卑下。树柔软、坚硬，敢于腐烂而不留一丝痕迹。树把普照大地的阳光保存起来，变为绿叶还给大地。树是青草、昆虫和小鸟的家。树落叶毫不悲伤，第二年把新叶举在头顶。树是水的花园，树永远在生长。

人如果活得像树那样，人人身上都有清香。

幸福？好多年前，没人说这个词。它在心里悄悄藏着，在字典里白白躺着。那些年，幸福这个词软弱，比盆景长得还慢，更不用说开花结果。现在幸福跟人们招手了。可它是什么？是吃的，穿的，是不挨欺负，是高兴，是打麻将光赢不输，是车，是房子，是没完没了的欲望吗？幸福是一辈子拉不完的单子？可能幸福没那么多，可能它是个找也找不到的东西。找吧，每个人的幸福可能都不一样。

海来了。涨潮的时候，海浪一次又一次地往岸上跑，像亲友重逢。在陆地还全是海水的时候，每寸土地都是海的故乡。海里有珍宝、有故事，海连着所有的地方。

人降生的信息，母亲最先知道。人辞世的先兆，医生最先知道。人生的大事，都是自己不知道，别人先知道。

家是啥？千里之外想家想的是什么？土坯抹泥的房子外面，有一张门板的脸。推开门进屋睡觉，敞开门下地干活。门天天迎接你，目送你，大月亮地里，门在外边给人站岗。

门是家的灵魂，人是门的上帝。家里要是少了一口人，门知道吗？

把身子靠在门上，听听岁月讲述的秘密。它像钟表一样滴答作响。

榆树是树里的爷们儿。拧着劲儿长，跟钢筋似的。树这辈子没少遭罪，雷劈电闪、虫咬火烧，那也得活呀。有的树富贵，有的树娇柔。有的树把自己长成了石头，长绿叶的石头。榆树就这样，不开花不结果，春天一把一把地往地下撒钱，叫“榆钱儿”，圆圆的，吃着甜啊！

没见过这么大的雨，哗——哗……好比泄洪。哪是雨？这是老天爷的一场事故。人管天，白云散尽；天管人，一锤定音。

药进了肚子，不光到病那儿去。它哪儿都去，全身溜达一遍。病维护自己，药维护主人。它俩斗起来，不知要经过多少回合。

美丽、漂亮、好看，是仨词儿，意思一样。克服、忍受、煎熬，仨词儿，意思也一样。撤销、迁移、消灭，意思还一样。别看世界上词儿多，意思就那么几层。

词儿也有让人疑惑的地方。聪明有时候和奸诈是一个意思，奸诈有时候和愚蠢是一个意思。你看，愚蠢跟聪明又拉上了手，说不明白了。

有守国土的，有守球门的，没听说有舍命守一个村子的人。农民的眼睛里，一辈子就守望几样东西。庄稼是一样儿，村子是一样儿，再就是老婆孩子。村子没了，庄稼上哪儿种去？就像把筋抽走了。农民不是旅游者，他们脚底下有根系，在土里扎着。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已经触犯了他们的尊严。

恨是压在心上的一块铁。心要喘息，要挣扎，逐渐变硬了，像铁一样。

怀恨的人以为报复可以带来幸福，其实幸福从来不和报复在一起。导火索引爆的是炸药，不是鲜花。

男人把爱情想象成一只鸟儿，它是自由与飞翔；女人把爱情想象成鸟巢，它是安全、牢固和温暖。

鸟和鸟巢想到了一块儿，就叫美满。

一层一层的雾，粉红如烟，笼罩山野。山杏的花，手拉手给山坡披上一件嫁娘的新衣。雾散了，山杏探头窥视春天的情形。孩子们要给仙女压轿，孩子们要为鲜花鼓掌。为什么孩子的心里装的都是幸福的事情？没有丑恶，也找不到虚假。

长大了，人所失去的不仅是快乐，更有纯真。纯真走失，虚假升堂，快乐离开了，去寻找纯真的人。

快乐并不是成长的牺牲品。

如果快乐来自于内心，是来自纯真。快乐不过是幸福的花朵，纯真才是果实。

人要能重新活一遍，觉着比现在过得好。假如真的从头开始，会怎么样呢？下棋的下一千盘，每盘都不重样。人生也往往如此。

肩膀扛过二百斤麻包的人都明白，越是负重，越得直腰，要不连步都迈不开。

直开腰板，肩上的重量就交给大地，人只是一个支柱。弯着腰扛东西，早晚得压成一张饼。碰着啥事儿，人别忘了直腰，“立木顶千斤”啊！

以往干部管农民没什么商量，就像农民种地也没跟庄稼商量。现在商量了，两方面有点不得劲儿。没在一样儿高的板凳上坐过呀！商量好，比带领、管理、教育、引导这些词儿仁义。常商量就习惯了。没吃过饺子的人，刚吃饺子也不习惯，看着肉，说烫嘴。慢慢的，过年都吃饺子了。

雨要是不在春天下，秋天指定下。一年就这么多水，下完就完了。

看一个村子有没有活力，莫过于早上站山顶看家家户户的烟囱。炊烟像丝棉，从各家的烟囱飘出来，把村子包裹得像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炊烟里有柴草的香味儿、小米粥的香味儿，日子回到了太阳下面。城里说的人气，在这儿叫人烟。人到哪儿炊烟到哪儿，拢住这片炊烟的人，当然算得上英雄。

人心能老不？生活了这么些年，心总年轻？人老了，胳膊腿儿，连眉毛胡子都老了。但心老不了，跟年轻人想的事一样。谁要说自己老了，记着，他心可没老。

承诺别轻易说出口,说了就得用一辈子担当。上帝唯独让人说话,是相信人是言而有信的生灵。

承诺落地,就好比鸟开始飞,河开始流,找寻目的地。

大自然都是承诺者,树承诺花,花承诺果,果承诺种子,种子承诺土地,土地承诺春天,春天承诺万物。大自然诚实啊,一草一木都不失信,岁岁枯而岁岁荣。

“克”(kē)在东北话里是顶牛的意思。不是牛跟牛顶,是牛跟老虎顶,非分出个你死我活。人跟人要是“克”上了,必有一场惨烈之战。也难怪,人的基因里都有一点儿兽性的残留物,仇恨培育这些基因壮大,一点点吞噬了人性。

粮食——在农村叫口粮,在城里叫主食,在酿酒厂叫淀粉,在养牛场叫饲料。这么多的叫法儿,说来说去还是粮食好听,特本分。庄稼、碾子、犁杖、水井这些词儿都本分,听着端正。过些年,这些词儿都没了,MP3了,听说城里人现在不怎么吃主食。粮——食,这个词儿多好。

贼心要是长到好人身上,自己遭罪。它长到坏人身上,别人遭罪。

好人天天防范自己的贼心,跟它斗争,怕它转移成贼胆。坏人嫌乎自己贼心小,发展培育,最后把自己赔进去了。

好人坏人,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念是心念,防心比防毒蛇猛兽都难。

血缘就是个血缘,里边不含政策,也不含知识。血缘不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生活给予人的智慧,比血缘给予的多得多。

农村小孩都吃过甜秆儿。玉米秆儿、高粱秆儿,当时没听说过甘蔗。嚼啊、嚼啊,甜水哗哗往肚子里咽,嘴跟粉碎机似的吐渣滓。好甜秆儿吃着不光嘴甜,肚子都跟着甜。在庄稼地,听风吹玉米叶子,唰——啦、唰——啦,嘴里一个劲儿咽唾沫。想,甜秆儿的甜是从哪儿来的呢?玉米的根像抽水机,把土壤里的糖分抽上来了?土壤里还有糖分,没听说呀?想着想着就傻了。

看了没,这就是群众。“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群众跟干部的关系,就像骑自行车和开汽车的关系一样,谁都觉得对方可气。车不一样,速度不一样,想法也就不一样。

不过,开汽车的到火车跟前,那也是群众。火车跟飞机比,更群众。飞机跟日月星辰比,算群众都占便宜了。

以后的人,看我们也跟着群众似的,尽管可爱,仍然好笑。在自然和历史面前,大伙儿都是群众。当个好群众吧!

磨刀的一来,猪羊害怕;刺猬一来,长虫害怕。生物链的意思是说谁都得怕点啥。有所怕才有所敬畏,敬畏之后才有珍惜。

如今说爱情、说财富、说享受说得太多,说说友谊吧。
友谊是用血水泡过的麻绳,悬崖上能担得起一条命。友谊是遥远的恒星,是安静的河流,是没有香气的花朵。友谊在,诚信还会不在吗?怀揣着友谊的人,值得所有的人尊敬。

谁要觉得天特别远、地特别宽、花特别艳,那就是恋爱了。谁要觉得天特别低、地特别窄、花特别蔫,那就失恋了。谁要觉得天不过是天,地不过是地,花不过是花,那就结婚了。谁要觉得天是锅盖,地是水缸,那不是人,是青蛙。青蛙就会说一句话,说了一辈子。

鹤要是一条腿站着,是睡觉呢,两条腿站着就出问题了。人吧,坐着站着躺着、哭着乐着想着,看不出是喜是忧,忧中有喜,或喜中有忧。人是万物之灵,碰上自己的事儿,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静水深流,心思重的人从外表看不出来。人的肩膀宽不过两尺,可啥都想担。世界上想帮忙的人比忙都多,帮上忙的真没几个。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啥人学啥人。历史其实是人学人的模仿史。可惜人跟自然学到的东西太少了。拿河流来说,遇平则静,遇遏则鸣;逢春开化,入冬结冰,

在四季轮回之中走向大海。人也像河流那么忙，忙来忙去究竟要上哪儿去呢？人皆好学，学到的多数是别人的毛病。

啥叫奢侈？人头马兑茅台酒、拿鱼翅拌大米饭、让熊猫推碾子、用牡丹花炒天鹅蛋，都比不了朱二这出。拿谷子苗喂羊，奢侈啊，奢侈。

天下的好东西里边，有一样叫针。穿线缝衣，针做的是团结的事儿。在医生手里，针做治病的事儿。针在油灯捻儿上拨一拨，一亮一大片。针挺了不起。

有人管酒叫酒水，酒哪是水？别看液态，那是流动的火焰、瓶装的粮食。酒跟水倒在碗里都像水，人跟人走在街上都是人。外表一样，其实差别挺大。

手啊，就这么一举，代表着民意。人平常用嘴说自己的想法，关键时刻还得靠手。手比嘴权利还大。举与不举，立等裁决。比“锤子剪刀布”厉害。看这些手，握镰刀的、和猪食的、烧火的、脱坯的、拔草的，举起来就是一票。现在老百姓的手值钱了，往后得好好珍惜自己的手。

酒要是在瓶子里待着，十年八年没事。它要进了人肚子，啥事儿都出。四大发明咋没算上酒呢？世界七大奇迹里也没提酒，怪事。

有一个猎人跟狼搏斗，枪掉山崖下边了。狼咬他腿，他掏出酒瓶子塞狼嘴里，咕咚咕咚全进去了。狼喝上酒，浑身哆嗦，走不了道，盯着猎人哭了，意思是：灌我酒干啥？不如给我一枪呢。都说狼厉害，厉害啥？连酒都喝不了，还是人厉害。

云彩要是树就好了，在山上栽着，一片一片望不到边，又能下雨，还能遮凉。云彩不招虫子。可惜呀，云彩不生根。在天上白白让风刮跑了。

感情这种事儿，跟豆角秧差不多，先出叶子再出蔓儿。豆角蔓儿像蛇信子，绕着架往上缠，缠实了开花，花不大。之后结豆角儿。豆在荚里包着，好像婴儿躺在床上。不立架，不起蔓，豆角儿往哪儿结啊？感情也是，前前后后有这个过程才结果。

人。两口子在一起好比打篮球，往别人筐里投球，自己才得分。好比画肖像，把别人往好看了画才美。专画缺陷，还不如上医院照CT呢。两口子的事儿就像电视剧似的，剧本好还得演员好，演员好还得导演好，几好儿轧一好就拍成戏了。不过，电视剧才几十集，人这辈子胜过几万集电视剧，一点一点拍吧。

经常出现在梦境的地方，教你一口方言的地方，赶回去过除夕的地方，每个人都叫得出乳名的地方，喝酒爱醉的地方，少年想出老年想回的地方，童年数过星星的地方，对你知根知底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的家乡。

这个村子要是撤了，就像谷糠跟小米分离，光剩下一个名儿。头两年还有人念叨这个名儿，过几年就没人知道了。让历史学家把这个村子写进中国通史里？不可能。树杈从树上掰下来，想安也安不上。

人能回避这个回避那个，但是回避不了血缘。拿树说，这有一棵，那有一棵，在泥土的覆盖之下，根在一块儿连着呢。

生命立起倒计时的牌子，人的价值观就要调整、改变、颠覆，乃至升华。这时候，这个人思维敏锐，目标清晰，行为果敢。他要挑最有价值的事情来做，就像篝火在熄灭之前，蹦出耀眼的火星。

其实，生命给每个人都立了一块倒计时牌，包括刚刚出生的婴儿。只是这块牌子有些遥远，有些模糊。牌子上的数字还没有缩到很少的数字……

有身即有病，有病才有身。病从何来？喜怒哀乐、一惊一乍都可能埋下病根。不是肉身扛不住病，是人心扛不住病。文殊菩萨问：何物是药？散财童子遍访世间，回答：世间无一物不是药。心静是药，善良是药，敬畏天地江河草木是药，谦逊卑下是药，利益大众是药。小孩敬的大礼更是甘露妙药。

人要是掉到“爱”里边，有甜蜜，也有疑心。人恋爱疑心最重。因为爱情太珍贵了，恋爱的人像金匠一样不断测试它的纯度，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还是百分之百。

有人说，真理是从怀疑当中产生出来的。但真爱产生于信任。

候鸟的大脑有一个生物罗盘，即使穿越海洋、沙漠，地面没有参照物时，也不会迷失方向，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年年穿梭往来。没有方向感，当不了一只鸟。人的方向感不一样，有钱的方向感，没情的方向感；有小的方向感，没有大的方向感。有人一辈子也没有方向感。

仁、义、礼、智、信、忠、孝，说的本是人应有的方向感。

世上不喘气的事物里边，钱是唯一成精的东西，能填山移海，也能逼人上吊。钱也有姓氏，个、十、百、千、万、亿，越往后辈分越大。钱攥在手里，手出汗钱不出汗。钱的故乡不叫村子叫银行。钱像人参娃娃，挖地三尺，人都能把它找到。钱无味道，但走到哪儿都能被人闻出来。钱没有腿脚轮子却云游八方，后面跟一群追赶的人们。

钱在人前成精了，在山川、动物、友谊、信仰面前啥也不是，又回到了纸的位置。

给大伙谋事儿，光靠赤胆忠心不够用，还得有钱。就好比牵着骆驼穿过针眼，针眼是啥？钱。用钱的时候钱不吱声。用错了，钱该说话了。钱说的话，一句顶人一个跟头。

戏演到这块儿，说了不少。乡情、亲情、爱情，可一提到钱，这地方的人立马把眼珠子瞪溜圆。咋回事儿？穷呗！

人有对象就幸福。有对象的人再找幸福，还得上下求索，八方寻觅，像狗熊找蜂蜜窝似的。

说幸福在自己心里，谁也不相信这个话，都上外边找去，以为幸福在一个地方等着自己。

处感情靠咳嗽不行，靠钱也不行。婚恋之事与年龄关系很大。

二十岁谈恋爱是一通长拳，飞拳快腿，麻利又好看。三十岁谈恋爱是八卦掌，一招一式讲究程序。四十岁谈恋爱咋的？太极，前后左右都得照顾到，用意超过用力。

老虎三岁搞对象，丹顶鹤两岁搞对象，老鼠生下来就搞对象。它们明白，这事儿不能往后拖。

燕子不识字，串鸡、雪雀子都不识字。它们不知道地图和文件准备抹去望海屯这个地名，它们年年还要飞回来。小鸟看到破砖烂瓦，那是个什么心情？村里没广播了，老爷们儿和老娘们儿不吵架了，静悄悄的。小鸟儿指定害怕，这一夏天的日子，不知跟谁过去。要是想望海屯的人了，上哪儿找去呢？

村庄的历史比城市还早。建一个村庄，用得是燕口衔泥的辛苦。一根草棍一口泥，慢慢才垒起一个村庄。村庄比城市的钢筋水泥包含着更多人的感情。

在城里，高楼大厦之间没有祖先的身影，没有露水，没有鸡鸣犬吠，也捧不到一捧渗透过汗水的泥土。

城里人爱家，农民爱的是自己的村庄。

鲍尔基·原野，作家，现居辽宁省沈阳市，著有散文集《掌心化雪》、《草木精神》等。